





資治通鑑編目錄

卷之二

宋紀

太祖

庚申盡丙子凡一十七年

太宗

遼穆宗耶律璟景宗賢

建隆三

乾德五

開寶九

卷之二

起丁丑盡丁酉凡二十一年

太宗皇帝

附遼

聖宗隆緒

太平興國八

雍熙四

端拱二

淳化五

至道三

卷之三

起戊戌盡壬戌凡二十五年

真宗皇帝

附遼

聖宗

隆緒

咸平六

景宗四

大中祥符九

天禧五

乾興一

卷之四

起癸亥盡癸卯凡四十一年

仁宗皇帝

附遼

興宗宗真

道宗洪其夏元

天聖九

明道二

景祐四

寶元二

康定一

慶曆八

皇祐五

至和一

嘉祐八

卷之五

起甲辰盡丁未凡四年

英宗皇帝

附遼

道宗

夏諒祚

治平四

卷之六

起戊申盡癸丑凡六年

神宗皇帝 附遼 道宗

夏 常 謙

熙寧 元年至六年

卷之七 起甲寅盡乙丑凡十二年

神宗皇帝 下附遼 道宗

夏 常 謙

熙寧 七年至十年 元豐 八

卷之八 起丙寅盡庚辰凡十五年

哲宗皇帝 附遼 道宗

夏 順 乾

元祐 八 紹聖 四

元符 三

卷之九 起辛巳盡甲午凡十四年

徽宗皇帝 附遼 天祚 延禧

夏 順 乾

建中靖國 崇寧 五

大觀 四 政和 元年至四年

卷之十 起乙未盡乙巳凡十一年

徽宗皇帝 下附遼 天祚 金 太祖 完顏 夏 順 乾

政和 五年至七年 重和 一

宣和 七

卷之十一 起丙午盡丁未凡二年

欽宗皇帝 附金太宗晟 西遼 耶律大石 夏 順乾

靖康二

卷之十二 起丁未盡庚戌凡三年

南宋紀

高宗皇帝 附金太宗 西遼 耶律大石 夏 順乾

建炎四

卷之十三 起辛亥盡丁巳凡七年

高宗皇帝二 附金太宗 熙宗 西遼 感天 蕭后 夏 順乾

紹興元年至七年

卷之十四 起戊午盡癸亥凡六年

高宗皇帝三 附金熙宗 西遼 仁宗 夷列 夏 孝仁

紹興八年至十三年

卷之十五 起甲子盡壬午凡十九年

高宗皇帝四 附金熙宗 廢主亮 西遼 仁宗 夷列 夏 孝仁

紹興十四年至三十二年

卷之十六 起癸未盡癸巳凡十一年

孝宗皇帝 附金世宗 雍 西遼 直魯 夏 孝仁

隆興二 乾道九

卷之十七 起甲午盡己卯凡十六年

孝宗皇帝下附金世宗 西遼 直魯古 夏孝仁

淳熙十六

卷之十八 起庚戌盡甲寅凡五年

光宗皇帝 附金章宗 璟 西遼 直魯古 夏純祐

紹熙五

卷之十九 起乙卯盡庚午凡十六年

寧宗皇帝 附金衛王 永濟 西遼 夏安全

慶元六 嘉泰四附元太祖 奇渥温 鐵木真

開禧三

嘉定 元年至三年

卷之二十 起辛未盡甲申凡十四年

寧宗皇帝 附金衛王宣宗 均 元太祖 夏項遵

嘉定 四年至十七年

夏德旺

卷之二十一 起乙卯盡壬辰凡八年

理宗皇帝 附金哀宗 守緒 元太祖

寶慶三

卷之二十二 起癸巳盡丙申凡四年

理宗皇帝二附金哀宗末主 承麟 元太宗 窩闊台

紹定六

端平三

卷之二十三

起丁卯盡戊午凡二十二年

理宗皇帝三

附元太宗

定宗貴

憲宗蒙

嘉熙四

淳祐十二

寶祐六

卷之二十四

起己未盡甲子凡六年

理宗皇帝四

附元

憲宗元

世祖

忽必烈

開慶一

景定五

卷之二十五

起乙丑盡甲戌凡十年

度宗皇帝

附元

世祖

咸淳十

卷之二十六

起乙亥盡己卯凡五年

孝恭懿聖皇帝

附元

世祖

德祐二

端宗皇帝

附元

世祖

景炎三

帝昺

附元

世祖

祥興二

仁宗皇帝

皇慶二

延祐七

英宗皇帝

至治三

卷之二十九

起甲子盡庚辰凡十七年

泰定皇帝

泰定四

致和一

明宗皇帝

文宗皇帝

生有赤
光之瑞

祝生聖
人

杜氏生太祖於洛陽夾馬營。赤光滿室。營中異香一月。人謂之香孩兒營。太祖之生。自後唐明宗登極之年。天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眾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明年丁亥。太祖應期而生。及長。上聲。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

常人矣。增纂宋史及陳氏經續綱目及史通要後

此做

庚申

周恭帝元年。遼主穆宗璟應曆十年。

宋太祖趙匡胤。越荆南凡二鎮。是歲周亡。宋代。

正月辛丑朔。周使趙匡胤帥師禦漢。至

陳橋兵變

陳橋。眾立匡胤而還。初鎮定二州言。**遼**

北漢連兵自土門東下。**周**主遣殿前都

點檢趙匡胤率禁兵禦之。癸卯發汴京。殿前散指揮使苗訓善觀天文見日下

日光相盪

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楚昭
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軍士聚
於驛門。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侍衛親
軍都指揮使高懷德。張令鐸。殿
前都虞候王審琦。虎捷右廂都虞候
張光翰。龍捷右廂都指揮使趙彥徽。相
與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
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
征。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都知匡義
匡胤弟也及歸德掌書記趙普。匡義。普共以
事理譬曉之。諸將不可。夜五鼓。將校軍

身黃袍加

奪禁戢攘

士集驛門。宣言冊點檢為天子。將士環
列待旦。匡胤醉卧。初不省。黎明。軍士擐
甲執兵。直逼寢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
尉為天子。匡胤驚起披衣。未及對。則相
與共扶出廳事。黃袍已加身矣。眾即羅
拜。呼萬歲。掖之上馬。擁逼還汴。匡義進
曰。夫濟天下者。當使百姓戴若父母。京
師天下根本。願號令諸將。禁戢攘奪。匡
胤曰。甚善。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

秋毫無犯

富貴。立我為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也。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陵。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不然。當族誅。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入汴。自仁和門入。秋毫無所犯。

呂氏中曰。穎濱謂孟子不嗜殺人之言。至是又驗矣。蓋自後唐以來。不五十

年。天下五易。天人之厭亂極矣。豈其使干戈糜爛不已。而海內無一統之期哉。唐明宗有天生聖人之祝。而太祖實生於是年。則天命所歸。不待指日光相盪而後知也。自其掌軍政之時。士卒服其恩威。中外同於推戴。則人心所屬。不待次陳橋驛而後見也。漢唐初興。亦不過是。然高祖之取天下。出於沛父老之請。太祖之得天下。

亦出於軍士之擁迫。不得已而為之。其與唐太宗陷父於不義以起兵者異矣。抑五代之亂。帝王屢易者。莫非藩鎮士卒也。矧又有如石守信。王審琦者。為將。豈能帖然於下哉。一號令之間。秋毫無犯。不惟救生靈塗炭之苦。亦可革叔季兵戈之禍。自非聰明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此哉。匡胤令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時早

韓通備
禦死之

朝未罷。聞變。范質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噤不能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遑遽而歸。謀帥眾禦之。軍校王彥昇逐焉。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為彥昇所害。妻子俱死。○時匡胤在公署。將士擁范質。王溥等至。質以義讓匡胤。匡胤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為六軍所迫。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

對列校羅彥瓌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為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奉匡胤入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禪位詔見前卷周恭帝本紀文宣徽使引匡胤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掖升崇元殿服袞冕即皇帝位奉周主為鄭王符太后為周太后還之西宮大赦改元國號宋

即皇帝位

因所領歸德軍名也

命周宗正郭玘祀周陵廟定色

以火德王

尚赤臘用戌以火德王天下

周以木德宋繼周故也

李氏燾曰帝王之興自有天數周世

宗一日於宮中篋笥得一木牌題曰點檢為天子世宗每見臣下有面方耳大者必殺之而太祖為點檢日侍傍而不之覺豈非天命之有歸乎昔漢昭烈謂孔明日我兒可輔則輔之不可輔爾自取之亮不之取而劉禪果不能承先帝之業時世亂主幼太

祖以英武之資。不乘時自取。則天下之亂。何時而治乎。故陳橋之變。雖人心之已去。皆天命之有歸也。

宋遣使徧告郡國藩鎮。加官進爵有差。論翊戴功。以石守信為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懷德為殿前副都點檢。張令鐸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王審琦為殿前副都指揮使。張光翰為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趙彥徽為龍

封功臣

贈韓通
死節

捷右廂都指揮使。並領節鎮。餘領軍者悉進爵。華山隱士陳搏聞太祖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贈**周**副都指揮使韓通為中書令。以旌其忠。欲加王彥昇擅殺之罪。群臣以建國之始。乞貫之。太祖猶怒。故終身不得節鉞。○遣使賑貸于諸州。○以其弟光義為殿前都虞候。趙普為樞密直學士。光義。即匡義。立太廟。追帝其祖考。張昭等請依隋唐以來立四親廟。太祖從之。復詔議追尊四代。

立太廟
帝祖考

號謚。於是判太常寺。竇儼。上議尊高祖。元。皇帝。考。弘。殷。為。翼。祖。簡。恭。皇。帝。姓。皆。為。皇。后。考。弘。殷。為。宣。祖。昭。武。皇。帝。太。祖。御。崇。元。殿。備。禮。冊。命。因。奉。安。神。主。于。廟。定。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禘。以。孟。夏。冬。五。年。一。禘。以。孟。夏。

朱子曰臣以為太祖受命之初未遑
他事。首尊四祖之廟。後以太祖受命
立極當為始祖。而祫享東向。而僖祖
初無功德。親盡當祧而已。臣深考其
說。而以人心之所安者揆之。則僖祖

者。太祖之高祖考。雖歷世久遠。功德
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應天順
人。以寧北庶。其功德蓋不必自親為
之。然後為盛也。

○**漢** 師還 ○二月尊母南郡夫人杜

氏為皇太后。后定州安喜人。治家嚴而
有法。生五子。曰匡濟。匡胤。光義。光美。匡
贊。匡濟。匡贊。早卒。陳橋之變。先遣楚昭
輔入汴。慰安家人。后聞之。曰。吾兒素有

尊杜太
后

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為皇太后。太祖拜於殿上。群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北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太祖再拜曰。謹受教。○加周宰相范質。王溥。魏仁浦等官。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吳廷祚同中書門下三品。○賜貢士楊礪

加范質等官

周昭義使李筠起兵伐宋

等十九人。及第出身有差。○唐吳越遣使來賀即位。○夏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會北漢師伐宋。先是太祖遣使加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欲拒之。賓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于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為訝。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太祖手詔慰撫。且召守節為皇城使。北漢主鈞聞之。乃以

蠟書結筠同舉兵。及守節至汴。太祖遣歸謂筠曰。我未為天子時。任汝自為之。我既為天子。汝獨不能小讓我邪。守節歸以白筠。筠遂起兵。令幕府為檄數其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遣送于北漢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而據其城。北漢主封筠為西平王。自帥兵赴之。筠見北漢主于太平驛。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與周世讎。不悅其語。

周李筠
死節
親負石

因使宣徽使盧贇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贇又來監。心甚悔。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潞。而自引眾南向。漢主聞贇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衛融和解之。太祖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擊之。敗筠兵于長平。○太祖圍澤州。六月。李筠死之。先是太祖自帥大眾討筠。山路險峻多石。不可行。太祖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平為大

潞州平

道遂與守信等會。大敗筠衆於澤州南。殺盧贇。筠走保澤州。太祖列柵圍之。馬全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死。獲衛融。融之被執也。對太祖曰。犬各吠非其主。陛下宜速殺臣。臣必不為陛下用。太祖怒。以鐵槌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太祖嘉其忠。以為太府卿。**北漢**主懼。引師歸。乙酉。太祖進攻潞州。守節以城降。太祖

釋其罪。以為單州團練使。

呂氏中曰。先取澤潞。所以通兩河之咽喉。次取淮南。所以通兩淮之門戶。自此而平吳蜀。自此而取荆廣。混一規模。大略亦可觀矣。

七月。太祖至大梁。以大梁為東京。開封府。洛陽為西京。河南府。○太祖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而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內兵送

命郭玘
祀周六
廟

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由是獷悍之士。皆隸禁籍矣。又懲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士卒不至于驕惰。皆趙普之謀也。○洛陽廟成。遣官奉遷周六廟神主居之。仍命郭玘起音以時饗祀。○八月。立王氏為皇后。○以趙

普為樞密副使。初。周世宗之世。太祖帥師之入滁也。得判官趙普與語。大悅之。會獲盜百餘。太祖將盡殺焉。普請先訊鞫。然後決。所活者什七八。太祖大奇其才。留置左右。普。幽州薊人也。○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卒。弟保勗嗣。○九月。淮南節度使李重進謀反。重進。周太祖之甥也。太祖即位。加重進中書令。既而移鎮青州。重進乃陰懷異志。太祖使陳思誨

李重進
反

重進自
焚死

唐主遣
子朝

齎賜鐵券以安其心。重進猶豫。自以周
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
遣人求援于**唐**。唐主以聞。冬十月。遣石
守信等討之。尋親征。十一月。至廣陵。城
將陷。左右欲殺思誨。重進曰。吾今舉族
將赴火死。殺此何益。即盡室自焚。思誨
亦被害。太祖入城。戮同謀者數百人。因
令諸軍習戰艦于迎鑾鎮。**唐**主大恐。遣
使犒師。且使其子從鎰朝于揚州。十二

翰林當
以宿儒
處

月。太祖還汴。○**唐**清源節度使留從效
入貢。○**遼**主殺其叔父李胡。李胡子宋
王喜隱。輕慄無恒。謀反事覺。辭連李胡。
遂死于獄。尋追謚曰章肅皇帝。○以竇
儀為翰林學士。先是翰林學士王著。以
酒失貶官。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
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
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太祖曰。非斯
人不可。即日復入翰林。嘗召儀草制。至

苑門儀見太祖岸憤跣足而坐。因却立不肯進。太祖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遂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也。太祖歛容謝之。由是對近臣未嘗不束帶。

辛酉

建隆二年。凡六國二鎮。

春正月。度民田。

度待洛反。

○六月。太后杜氏殂。太后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謂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祖考及太后之積慶也。后曰。

杜太后
殂

杜后遺
命

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故汝得至此。汝萬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以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趙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就榻前為約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櫃。命謹密宮人掌之。甲午。后殂。光義。光美。太祖。

弟也。德昭。子也。

講義曰以皇太后而知社稷之至計。

盖有聖母。必有聖子也。高曹向孟之賢始於此。

龜鑑曰。慈闈一語。金匱預盟。十七載倦勤之後。舉神器之大。挈而授之。龍行虎步之天子。堯舜授受。曾不是過。劉元城嘗曰。三代而下。漢唐不能彷彿其萬一。盖亦詠歎於斯云。

○太祖既誅李筠李重進等。謂趙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

欲息兵
建國久
長之計

八姓十二君。僭竊相踵。鬪戰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建國家久長之計。其道何如。普對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此無他。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時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太祖故人。有功典禁衛兵。普數以為言。太祖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邪。普曰。臣亦不

杯酒釋
兵權

憂其叛。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則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得自由耳。太祖悟。一日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酣。屏_{丙音}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安枕也。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太祖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

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太祖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買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

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於是以高懷德為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為忠正節度使。張令鐸為鎮寧節度使。張光翰為江寧節度使。趙彥徽為武信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賜賚甚厚。唯石守信居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

呂氏中曰禁衛之兵驕。方鎮之權重。

藩侯解
兵權

五代以干戈智力取之而不足。太祖以杯酒宴笑收之而有餘。人徒見其收之易。而不知其收之者。固自有本也。封建非能弱周。周自弱也。藩鎮非能亡唐。唐自亡也。使平王能復父之讎。則勤王之師。諸侯畢會。天下必無春秋矣。使威烈王能正韓魏趙之罪。則齊楚諸國拱手聽命。天下必無戰國矣。使唐非有括婦濁亂於內。則漁

陽鞶鼓。必不啓方鎮之禍於其始。非有宦官根固於內。則賊溫鋒刃。必不成方鎮之禍於其終。太祖之所以能收其權者。正孟子所謂為政不得罪於巨室。裴度所謂處置得宜。有以服其心。不然。無故而行削國之策。豈不動七國之變哉。

朱子曰趙韓王佐太祖區處天下。收許多藩鎮之權。立國家三百年之安。

豈不是仁者之功

已而欲用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典禁兵。趙普諫曰。彥卿名位已甚。豈可復委以兵柄。太祖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邪。普對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太祖默然。○秋七月。以弟光義為開封尹。光美行興元尹。○**唐**主景殂。子煜立於江寧。景據江淮三十餘州。擅魚鹽之利。即山鑄錢。物力富盛。頗有窺覷中原之志。及

淮甸入於周。浸以衰弱。揚州既平。太祖日習馬舫戰艦於汴京南池。景聞大懼。遂徙豫章。會其彭澤令薛良避罪奔宋。獻平南策。太祖斬良。景始安。然終以境土微弱。憂慮成疾而殂。子煜時留建康。遂即位。而遣戶部尚書馮謐音密奉表于宋。願追尊帝號。太祖許之。煜初名從嘉。聰悟好學。善屬文。工書畫。明音律。○冬十月。葬明憲太后于安陵。○初。周世宗

巨 斬唐奔

親贊孔
顏

命營國子監。置學舍。未成而殂。太祖即位。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師之像。自為贊。書于孔顏之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幸焉。嘗謂侍臣曰。朕欲武臣盡令讀書。以知為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矣。○以李漢超為關南兵馬都監。漢超至關南。民有訟其強娶已女為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太祖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

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太祖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為之妾。不猶愈為農婦乎。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貨財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賞汝。勿復為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邪。漢超感泣。由是益脩政理。齊州吏民愛之。○以郭進為西山巡檢使。進至西山。威令嚴肅。太祖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

命諸州
課農桑

壬戌

建隆三年。凡六國二鎮。二月。命州

校自西山來。誣訟進不法事。太祖預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賞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即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即以聞。乞遷其職。太祖從之。

縣長吏勸課農桑。○太祖謂宰臣曰。五

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當如是邪。自今諸

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覆視之。○

唐清源節度使留從効卒。子紹鑑嗣其

遷周帝
于房州

將陳洪進執紹鎡歸之于江寧。以副使張漢思為留後。○冬十月。以趙普為樞密使。○遷其故主鄭王宗訓于房州。○宋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十一月。荆南節度使高保勗卒。子繼冲嗣。繼冲。保○十二月。衡州刺史張文表叛。襲潭州。據之。保權表請救于宋。○高麗來貢。

癸亥

乾德元年。是歲荆南。凡六國一鎮。

春正月。命慕

容延釗

音昭

帥師討張文表。樞密副使李

處耘為都監。二月。周保權執文表誅之。

初。盧懷忠使荆南。還言曰。高繼冲甲兵

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

困于暴斂。其勢日不暇給。取之易也。及

慕容延釗行。太祖謂范質等曰。江陵四

分五裂之國。今假道出師。因而下之。蔑

滅音不濟矣。乃命延釗假道江陵。以討文

表。李處耘至襄州。諭繼冲以假道之意。

假道征
荆南

孫光憲因言于繼冲曰。中國自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今宋帝規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則可免禍。而公亦不失富貴矣。繼冲乃遣其叔父保寅奉牛酒犒師于荆門。且覘強弱。處耘待之。有加。繼冲聞之。以為無虞。是夕保寅宴于延釗帳中。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冲但俟保寅還。遽聞宋師奄至。即惶怖出迎。遇處耘于江陵。處耘令待

荆南平

延釗自率親軍先入城。比繼冲還。則宋師已分據之矣。荆人束手聽命。即發江陵卒萬餘同趨湖南。繼冲因盡籍其境內三州十七縣戶一十四萬二千二百。遣客將王昭濟奉表納之于宋。太祖受之。以王仁贍為荆南都巡檢使。而授繼冲馬步軍都指揮使。荆南節度使如故。高氏親屬僚佐。拜官有差。以孫光憲為黃州刺史。○延釗進克潭州。將趨朗。周

湖南平

保權牙校張從富等相與拒守。延釗至。不得入。太祖遣使諭之。從富等不聽命。以兵逆戰于澧江。宋師敗之。延釗因長驅而進。遂克其城。執從富殺之。獲保權以歸。太祖釋其罪。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湘湖悉平。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戶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八。○置義倉于州縣。詔曰。多事之後。義倉廢寢。歲或小歉。失於豫備。宜令諸州於所屬縣各置

置義倉

去白起像

以文臣置州

置通判

義倉。自今官所收二稅。石別稅一斗貯之。以備凶歉。給貸。○唐清源將陳洪進幽其留後張漢思而代之。○秋七月。太祖幸武成王廟。歷觀圖壁。指白起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豈宜受享。命去之。○十二月。皇后王氏崩。謚曰孝明。祔葬安陵。○初置諸州通判。太祖懲五季藩鎮之專。頗用文臣知州。以分刺史之權。趙普請設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

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矣。

呂氏中曰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所以交爭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賦繁役重者。方鎮之專利也。民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行於天下者。方鎮之繼

襲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却顧。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於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置縣尉。皆所以漸收其權。而天下之勢一矣。

甲子

乾德二年。凡六國一鎮。

春正月。范質。魏仁浦。

范質等
罷相

王溥罷。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迹。屢求避位。至是從之。自唐以來。宰相入見議大政事。必命坐。面論從容。賜茶而

奏御之多始此

趙普初入相

退質等憚太祖英武。每事輒具劄子進呈。且言曰。如此庶盡稟承之方。免妄庸之失。太祖從之。由是坐論之禮始廢。又退批所得聖旨。同列皆書字以志之。奏御之多始此。○以趙普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崇矩為樞密使。普既相。以天下為己任。太祖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太祖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

雪夜幸普家

欲取幽燕

普意太祖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太祖立風雪中。普惶恐拜迎。太祖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設重裀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太祖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邊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太祖曰。吾意正如此。姑試卿耳。太祖又嘗以幽燕地圖示普。問進取之策。普曰。

圖必出曹翰。太祖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太祖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太祖默然良久。曰。卿可謂深慮矣。普嘗薦某人為某官。太祖不許。明日普復奏其人。亦不許。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大怒。裂碎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群臣當遷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普

補綴舊
牘復奏

堅以為請。太祖怒曰。朕固不為遷。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後太祖久得志。屢以微時所不足於太祖及已者為言。太祖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復敢言。○夏四月。以

置參政
以分相
權

薛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太祖以趙普
獨相。欲置副而難其名稱。問翰林承旨
陶穀曰。下宰相一等有何官。對曰。唐有
參知政事。乃以樞密直學士薛居正。兵
部侍郎呂餘慶。並以本官參知政事。不
押班宣制知印。不預奏事。不升政事堂。
止令就宣徽使廳上事。殿廷別設磚位。
敕尾署銜降宰相。月奉雜給半之。未欲
與普齊也。

李氏沆曰按唐故事。知政事。參議朝
政。參預朝政。參議政事。參知政事。參
知機務。並宰相之任也。又高宗嘗欲
用郭待舉等參知政事。既而謂崔知
溫曰。待舉等歷任尚淺。遂令於中書
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以此言之。
平章事亞於參知政事矣。今穀不能
遠引漢御史大夫亞相故事為對。以
參知政事為丞相下一等。穀失之矣。

議者惜之

○六月加弟光義中書令光美同平章

事子德昭貴州團練使德昭太祖長子也○冬

遣將伐

十一月以王全斌劉光義為西川行營

前軍兵馬都部署崔彥進王仁贍劉廷

讓曹彬副之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先

是蜀主日事奢縱以王昭遠伊審徵韓

保正趙崇韜分掌機要總統軍政太后

李氏嘗謂蜀主曰吾見莊宗及爾父滅

蜀

梁定蜀當時主兵者非有功不授故士

卒畏服今昭遠乃汝給事左右之人保

正又世祿之子素不習兵一旦有警此

輩何所用之蜀主不聽及宋下荆湖蜀

相李昊言於蜀主曰臣觀宋氏啓運不

類漢周一統海內其在此乎若通職貢

亦保安三蜀之長策也蜀主欲通使樞

密使王昭遠固止之乃率兵屯峽路增

置水軍太祖詔蜀邸吏將卒先在江陵

獲蜀結
北漢舉
兵書

者悉放還。而蜀主遣趙彥韜孫遇為謀。入汴覘強弱。彥韜潛以蜀主與北漢約。同舉兵濟河。蠟書獻之。太祖久欲伐蜀。而無詞。及得書。喜曰。吾用師有名矣。令彥韜等指畫江山曲折之狀。及砦與寨同。木通柵戍守之處。道里遠近。俾畫工圖之。遂命王全斌等伐之。且命為蜀主治第於汴水之涯。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備具。召全斌以圖授之。且謂曰。凡克城寨。止

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土地耳。全斌等由鳳州。光義等由歸州進。○十二月。劉光義克蜀夔

州。夔州有鑠江。為浮梁。上設敵棚。以三州夾江列礮具。光義將行。太祖示以地圖。指鑠江曰。我軍至此。泝流而上。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勢却。即以戰權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鑠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舍舟而上。破舟城。蜀王守將高彥儔自焚死。悉如太祖計。蜀王

定雅樂

全斌克蜀興州。遂及蜀韓保正戰于三泉。獲之。○命判太常寺和峴定雅樂

乙丑

乾德三年
滅蜀。凡五國。是歲宋

春正月。王全

斌等乘勝而前。蜀主遣王昭遠、趙崇韜等帥兵禦之。蜀主命左僕射李昊、餞于郊。昭遠酒酣，攘臂言曰：「是行也，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耳。」及行，執鐵如意指麾軍事。自方諸、葛亮，宋師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逆戰，大敗而潰。王昭遠等復引兵迎敵，三戰皆敗，退保劔門。宋師進次于益光。全斌會諸將議曰：「劔門

議克劔門

天險，諸軍宜各陳進取之策。軍校向韜曰：「降卒牟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有渡。自此出劔關南二十里至清強，與大路合，可於此進兵，即劔門不足恃也。全斌乃令史進德趨來蘇，而自帥大眾前進。進德至來蘇，次清強。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劔門，自引眾退屯漢源以待。全斌未至漢源，進德已克劔門。昭遠

蜀主降

股栗失次。甲戌。全斌至。與趙崇韜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獲昭遠。崇韜。壬午。全斌克和州。得其糧八千餘斛。甲申。全斌進次魏城。蜀主議請降。因命李昊草表。初。前蜀王氏之亡也。降表亦昊所草。蜀人夜書其門曰。世脩降表李家。乙酉。降表至。全斌等受之。乃入城。時劉光義克萬施。開忠。遂五州。聞蜀主已降。乃引師會全斌于成都。宋師自發。汴至受降。凡

解裘帽
賜全斌

六十六日。得州四十六縣。二百四十戶。五十三萬四千三十九。○初。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太祖設氊帷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二月。壬寅朔。日當食。驗天不食。○三月。兩川兵起。王全

日當食
不食

斌等討平之。全斌等在蜀。日夜宴飲。不恤軍士。縱部下掠子女。奪財物。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既而太祖詔發蜀兵赴汴州。人給錢十千。未行者加兩月廩食。全斌等不即奉命。蜀兵憤怨。行至綿州。遂作亂。劫屬邑。衆至十餘萬。獲文州刺史全師雄。推以為帥。全斌遣朱光緒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師雄聞之。遂無歸志。率

蜀兵作亂

衆攻彭州。據之。自稱興蜀大王。開幕府。署節帥二十餘人。分據要害。兩川民爭應之。於是邛蜀等十六州。及成都屬縣。皆起兵應師。雄。崔彥進。高彥暉。田欽祚等。分道攻討。為師雄所敗。彥暉戰死。全斌等大懼。時成都城中降兵未遣者。尚二萬七千。全斌慮其應賊。誘致夾城中。盡殺之。久之。曹彬。劉廷讓。力戰大破師。雄於新繁。走保郫縣。全斌。仁贍等復攻

之師雄走死。康延澤、丁德裕等分道招輯蜀人始定。○蜀主孟昶舉族與官屬由峽江而下。五月乙亥至汴，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丙戌，太祖御崇元殿，備禮見之，賜賚甚厚。六月甲辰，拜昶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子玄喆為秦寧軍節度使。庚戌，昶卒。太祖廢朝五日，追封楚王，謚恭孝。昶母李氏不哭，舉酒酹盧對及祭地也。地曰：汝不死社

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爾。今汝既死，吾何用生為？不食數日，亦死。太祖聞而傷之。○初，太祖將改元，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及蜀平，蜀宮人入內，太祖見其鏡背有識乾德四年鑄者，怪之，出示宰相，皆不能答。召翰林學士竇儀問之，儀對曰：此必蜀物。昔蜀王衍有此號，當是其歲所鑄也。太祖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

宰相須
用讀書
人

手不釋卷

重儒臣矣。趙普初以吏道聞。寡學術。太

祖每勸以讀書。普遂手不釋卷。太祖性

嚴重寡言。獨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

卷。聞人間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周世宗顯

德中。太祖平淮甸。或諧於世宗曰。趙某

下壽州。私所載凡數車。皆重貨也。世宗

遣使驗之。盡發籠篋。唯書數千卷。無他

物。世宗亟召上諭曰。卿方為朕作將帥。

曰。臣無奇謀。上贊聖德。濫膺寄任。常恐

不迨。所以聚書。欲廣聞見。增智慮也。世宗曰。善。

○太祖嘗見水

寶裝溺器。命撞碎之。曰。汝以七寶飾此。

○冬。十二月。回鶻于闐入貢于宋。○女

真遣唃突刺來貢名馬。

呂氏中曰女真去京師幾千里而貢

馬。中國之盛衰。夷狄未嘗不知之也。

然當陽長之時。而陰穉已伏矣。宣和

之遣使。亦自沙門島渡海一路。然建

隆之貢馬。是夷狄求通於中國也。宣

和之遣使。是中國求通於夷狄也。安

撞碎寶器

寶裝溺器。命撞碎之。曰。汝以七寶飾此。

得不啓中原之禍

丙寅乾德四年。凡五國一鎮。春。正月以孔宜為曲

阜主簿。奉孔子祀。宜孔子四十四代孫。

而文宣公仁玉之子也。五季以來。襲封

廢絕。至是命宜主祀事。○五月。親策賢

良方正之士。姜涉等于紫雲樓。○占城

來貢

丁卯乾德五年。凡五國一鎮。春。正月。太祖自聞蜀

兵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

封孔子
後主祀

嘉曹彬
清謹

事。遂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

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

贖貨殺降之罪。命責授全斌。崇義節度

留後。崔彥進。昭化節度留後。王仁贍為

右衛大將軍。以劉光義。劉廷讓。廉謹。並

進爵秩。曹彬自蜀還。橐中唯圖書衣裳。

又能戢下。秋。毫無犯。太祖深嘉之。以為

宣徽南院使。彬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

臣何敢獨受賞。太祖曰。卿有茂功。又不

於伐。懲勸國之常典。又何辭焉。

李氏燾曰天下無難事。亦無易事。權柄下移。則難於登天。威令既振。則易於反掌。偉哉我太祖之興。其用兵行師。伐叛弔民。尤切留意於賞罰之際。王全斌。曹彬。皆平蜀將帥也。彬有功無過。則擢用而不疑。全斌貪恣。以致亂。則貶降而不恤。賞罰如此。宜其平定天下。取五強國如摧枯拉洛合反。敗之也。

朽之易也。

呂氏中曰人言創業之初。貪可使也。愚可使也。詐可使也。苟可以辦吾事而已。是不知師之上六。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義也。漢高祖雖得韓彭之力。然終受韓彭之禍。我太祖平蜀之功。賞曹彬而責全斌。任義倫而責仁贍。蓋以曹彬用兵。秋毫無犯。義倫東歸。圖書數卷。而全斌仁贍之功。不足

以贖其貪酷之罪。愛民之仁。御將之術。兩得之矣。

二月。以西川轉運使給事中沈義倫為樞密副使。初。義倫隨軍入蜀。獨居蔬食。及東歸。篋中惟圖書數卷而已。太祖嘗問曹彬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采察官吏。非所職也。固問之。唯薦義倫可任。太祖亦聞其清節過人。因擢用之。

○三月。五星聚于奎。

如連珠在降婁之次

初。竇儼

義倫清節

五星聚奎

與盧多遜。楊徽之。周顯德中。同為諫官。儼善推步星曆。嘗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

呂氏中曰

以五代雲霧昏曠之久。所

以啓我宋。天日開明之候。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國家將興。必有休祥。然奎星固太平之象。而實重啓斯文之兆也。當是時。師魯明復之經未出。安定

湖學之說未行於西北。伊洛關中之學未盛於天下。而文治精華已露於立國之初矣。

秋九月。定難節度使李彝興卒。子光

睿嗣

戊辰

開寶元年。○凡五國一鎮。春。二月。

立宋氏為太后

立宋氏為皇后。右衛將軍之也。○三月初覆

試貢士。權知貢舉王祐擢進士合格者十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太祖謂左右

覆試貢士

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遽命中

書覆試。而邴復登第。因下詔曰。造士之

選。匪樹私恩。世祿之家。宜敦素業。如聞

黨與。頗容竊吹。文衡公器。豈宜斯濫。自

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委中書覆試。○

以董遵誨為通遠軍使。先是太祖即位。

召遵誨諭之曰。卿尚記曩日紫雲黑龍

之事乎。遵誨父宗本。仕漢為隨州刺史。

紫雲之祥龍化之夢

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

黑蛇約長百尺餘。俄化龍飛騰東。此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太祖皆不對。他日。論兵。遵誨理屈。拂衣起。太祖乃遵誨惶辭。宗本去。自是紫雲漸散矣。

恐請死。太祖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

怨邪。乃自驍武指揮使拜馬軍都軍頭

至是以夏州近邊授之。遵誨至鎮。召諸

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剗音奎。割羊醜

音疎。下酒。宴犒甚至。眾皆感悅。數月。復

來擾邊。遵誨率兵深入其境。俘斬甚眾。

獲牛馬數萬。夷落以定。秋。毫不敢犯。

秋七月。北漢主鈞殂。養子繼恩立。按護聖營

卒。薛釗。娶世祖女生。繼恩。及世祖鎮太原。爵位隆顯。釗以微賤。罕得見其妻。居

常快快。一日。乘醉求見。即引佩刀刺之。妻奮衣得脫。釗乃自剄。繼恩時幼。世祖

以漢主鈞無子。命養之。薛釗妻乃改適何氏。生繼元。漢主又養為子。至是繼恩

即位。謚鈞曰。先是北漢自潞州之敗。日

懼宋師至。以趙文度為相。召山人郭無

為及五臺山僧繼顥。參預國事。既又殺

樞密使段常。以郭無為為相。悉委機務

遼主遣使責之曰。爾不稟我命。擅改年

哀漢主
言不加
兵於其
世

號助李筠殺段常。其罪有三。漢主遣使謝曰。父為子隱。願赦之。遼主不報而拘其使。漢主益憂憤成疾。殂。初。太祖嘗因北漢謀者謂漢主曰。君家與周世讎。宜不屈。今我與爾無間。何為因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漢主遣謀者報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之什一。然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

大食來
貢

言。故終鈞之世。不加兵馬。○八月。李繼勳帥師攻北漢。九月。北漢侯霸榮弒其主繼恩。漢相郭無為誅侯霸榮。漢主繼元立。遂告即位于遼。且乞師。遼大發兵。遣兵馬揔管撻烈將而赴之。○冬。十一月。享太廟。每室加常。牙盤。○大食來貢。已巳。開寶二年。○是歲。凡五國。一鎮。春二月。遼主田于懷州。獲熊。歡飲醉。馳還行宮。夜分。近侍小哥。盥人花哥。庖人辛古。

等六人弒之。年三十九。廟號穆宗。諡曰孝安。

敬正皇帝

史臣曰 遼穆宗在位十八年。知女巫

妖妄見誅。初。女巫肖古上。延年藥方。當用男子膽和之。不數年。

殺人甚多。覺其妄。殺之。諭臣下濫刑切諫。非不

明也。而荒耽于酒。畋獵無厭。偵鵝失

期。偵。音稱。候也。癡貞反。加炮烙鐵梳

之刑。獲鴨甚歡。應曆十五年。二月。獲

東幸。庚午。獲鴨。甲申。獲鵝。皆飲達旦。除鷹坊刺面之令。

賞罰無章。朝政不視。而嗜殺不已。變

起肘腋。宜哉。

遼主賢立。賢。小字明康。世宗第二子也。穆宗養之官中。即位。是為遼

景宗賢聞遼主璟被弒。帥甲騎千人赴懷

州。群臣尊曰。天贊皇帝。加耶律屋質于

越。知國事。○三月。太祖命李繼勳等進

薄太原。大敗漢兵于城下。太祖自發汴。

至太原。築長城圍之。城中大懼。然猶恃

遼為援。四月。何繼筠逆。遼師于陽曲。敗

太祖圍太原

恤繫囚

之斬首數千。太祖命以所獲遼俘示於城下。城中由是喪氣。○夏五月初。命諸州獄吏恤繫囚。太祖以暑盛。詔獄吏五日一檢視。洒掃獄戶。洗滌杻械。貧者給食。病者給藥。小罪即時決遣。自是歲以為常。○太原圍久。遼援不能進。殿前都虞候趙廷翰率諸班衛士叩頭。願先登急擊。以盡死力。太祖曰。汝曹皆我所訓練。無不一當百。所以備肘腋。同休戚也。

太原解圍

我寧不得太原。豈忍驅汝曹。冒鋒刃。蹈必死之地乎。衆皆感泣。時大軍頓甘草池中。會暑雨。軍士多疾。太常博士李光贊言曰。藁爾晉陽。豈須親討。重勞飛輓。取怨黔黎。豈若回鑾復都。屯兵上黨。使夏取其麥。秋取其禾。既寬力役之征。便是蕩平之策。太祖從之。乃命趙普諭諸將解圍而還。

庚午

開寶三年。凡五國一鎮。

春三月。徵處士王昭

書治世
養身之
術

素為國子博士。昭素有學行。著易論三十三篇。學者多從之。太祖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矣。令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則歛容對曰。此文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證據。因示風諫微旨。太祖大悅。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太祖愛其言。書于屏几。○秋九月。詔脩前朝諸陵。被盜發者。詔洛陽。鳳翔。雍。耀等州。周文。武。成。康。王。秦始皇。漢高祖。文。景。武。元。成。哀。後魏。孝

文。西魏文。後周太祖。唐高祖。太宗。中宗。肅宗。代。德。武。宣。懿。僖。昭。諸帝。凡二十七。陵。嘗被盜發者。有司備法服常服。各齎。具棺槨重葬。所在長吏致祭。

漢主委政官官龔澄樞尤貴幸用事作

燒煮剥剔刀山劒樹之刑。賦歛煩重。所居宮殿。以珠玳瑁飾之。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宮城左右。離宮數十。游幸無度。太祖聞之。歎曰。吾當救此一方民。乃令南唐主為書諭。銀使稱臣。歸所侵湖南諸州。銀囚唐使。報書甚不遜。唐主上其

伐南漢

言太祖以潘美為桂州道行營都部署。尹從珂為副以伐之。時漢舊將多以讒構誅死。宗室翦滅殆盡。及聞宋師至。內外震恐。乃遣龔澄樞。郭崇岳等禦之。九月。宋師至富州。克之。斬其將伍彥柔。澄樞遁還。十月。克賀州。十一月。攻昭桂下之。十二月。克連州。大敗漢兵。斬首萬餘。遂下韶州。韶。漢之北門也。銀聞韶破。窮蹙。遣郭崇岳屯馬廷。以禦宋。崇岳無謀。

勇。唯日禱于鬼神而已。

辛未

開寶四年。○是歲宋滅南漢。凡四國一鎮。

春正月。潘美

克英雄州。進將薄城。漢主懼。欲迎宋師。

郭崇岳止之。乃復為扞禦之備。美遂進

攻崇岳。為亂兵所殺。城遂陷。美入城。擒

漢主。及澄樞。文武九十七人。部送汴京。

有宦者百餘。盛服請見。美曰。是掾人多

矣。吾奉詔伐罪。正為此等。悉斬之。凡得

州六十。縣二百四十。戶一十七萬二百

南漢平

六十三○夏六月。封劉鋹為恩赦侯。賜襲衣冠帶。器幣鞍馬。命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李托。薛崇譽。斬于千秋門外。鋹體質豐碩。眉目俱踈。有口辯。性絕巧。嘗以珠結鞍勒。為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太祖謂左右曰。鋹好工巧。習以成性。倘能以習巧之勤。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劉鋹在國時。多置醜以毒臣下。一日太祖幸講武池。鋹先至。賜以卮酒。鋹疑

推心置
人腹

有毒。捧杯泣曰。臣承祖父基業。拒違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乞全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太祖笑曰。朕推心置人腹。安有此事邪。命取銀酒自飲之。而別酌以賜鋹。鋹大慙謝。○御史中丞劉溫叟卒。溫叟性重厚。方正。事繼母以孝聞。五代以來。言好古執禮者。推溫叟焉。開封尹光義聞溫叟清

劉溫叟
清介

介嘗遣府吏齎錢五百千遺之。溫叟不敢却。貯廳事西舍。令府吏封識。乃去。明年重午。復送角黍。紈扇。所遣吏即前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吏還以告。光義曰。我送猶不受。况他人乎。乃命輦歸府中。他日光義因侍宴。論當世名節士。具道溫叟辭錢事。太祖歎賞久之。溫叟為中丞十二年。屢求解職。太祖難其代。不許。及卒。有司請除中丞。太祖曰。必得純

不輕任人

厚如溫叟者。乃可。命太子賓客邊光範兼判御史臺事。居半歲。始授中丞。其不輕任人如此。

呂氏中曰國初用人之道。蓋其始也。擇之精。其終也。任之久。擇之精。則小人不得以濫其選。任之久。則君子舉。得以盡其職。劉中丞任之十二年。趙中令之相十一年。郭進之守西山。凡二十年。李漢超之守關南。凡十七年。

皆久任而成功也

○初太祖擇蜀親兵習弓馬者百餘輩為川班內殿直廩賜優給與御馬直等郊禮畢行賞以御馬直扈從特命增給川班擊登聞鼓援例陳乞太祖怒曰朕之所與即為恩澤豈有例邪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餘悉配隸諸軍其都校皆決杖降職遂廢其班內臣李承進逮事後唐者太祖問曰莊宗以英武定天下

廢川班直

享國不久何也承進言其故

云莊宗好畋獵務姑

息將士每出次近郊禁兵衛卒必控馬首告兒郎輩寒冷望與祿秩莊宗即隨其所欲給之威令太祖撫髀歎曰二十

犯法有劔

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誠為兒戲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劔耳

壬申

開寶五年凡四國一鎮

春正月禁民鑄錢為

佛像浮屠

蓋慮愚民多毀農器以徵福故禁之

○夏五月

大雨河決太祖謂曹翰曰朕信宿以來

霖雨河決禱天

信宿謂再宿也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願

在朕躬。勿施於民。翰拜曰。宋景公一發善言。災星為之退舍。今陛下憂民如是。必不能為災也。太祖又謂宰相曰。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勞。罔知所措。得非時政所關。使之然邪。趙普對曰。陛下臨御以來。憂勤庶務。有弊必去。聞善必行。至於苦雨為災。乃是臣等失職。太祖曰。朕恐掖庭幽閉者衆。昨令徧籍後宮。凡三百

霖雨放
官人

戒公主
用翠羽

八十餘人。因告諭願歸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名。悉厚賜遣之。普等皆稱萬歲。○秋七月。永寧公主嘗衣貼綉鋪翠襦入宮中。太祖謂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為此飾。公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太祖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浸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慙謝。主

因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
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乘以出入。太
祖笑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金銀
為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
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
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為意。使天下之
人何仰哉。當勿復言。

呂氏中曰 初業之君。後世所視以為
軌範也。宮闈之地。四方所視以為儀

周恭帝
殂

刑也。一人之奢儉者雖微。而關於千
萬世者為甚大。致謹於服色者雖小。
而關於千萬里者為甚遠。可不謹哉。

癸酉 開寶六年國一凡四春。二月。高麗王

昭卒。子佖立。○三月。周鄭王宗訓殂于

房州。太祖素服發哀。輟朝十日。謚曰恭

帝。還葬慶陵之側。號曰順陵焉。○覆試

貢士於講武殿。自是殿試遂為永制。○

夏四月。命薛居正監脩五代史。○交州

士
殿試貢
脩五代
史

丁璉來貢。詔封璉為交趾郡王。

梁末交州土豪

曲承美。乘中國之亂。據有十二州之地。南漢攻執之。仍置交趾節度使。乾德初。

驩州刺史。丁公著之子。部領攻節度使。吳處珩。而據其位。自號大勝王。以其子

璉為節度使。南 ○ **遼** 于越耶律屋質卒

漢既亡。遂來貢。官無所職。其位居 ○ **武**

于越者。遼之貴官。無所職。其位居 ○ **武**

北南大王上。非有大功德者不授 ○ **武**

趙普免相

普獨相十年。為政頗專。嘗以私怨誣馮
瓚。李美。李檝。以賊論死。廷臣多忌之。帝
嘗幸其第。會吳越遣使致書于普。及海

物十瓶。置于廡下。未及發。而帝至。倉卒
不暇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帝曰。海
物必佳。即命啟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
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曰。第受之。彼
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時官禁私販
秦隴大木。普遣親吏詣市屋材。聯巨筏
至汴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冒稱普市
貨粥。音育。賣也。都下三司使趙玘以聞。帝大
怒。即欲逐普。王溥力為救解。得止。普又

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園。以廣其居。多營邸店。以規利。翰林學士盧多遜。方以文學得幸。而與普不協。數因入對。短普。帝滋不悅。初判大理寺雷德驤。以其官屬與堂吏附會。普擅增刑名。見帝言之。帝怒。叱之曰。鼎鑄猶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齧二齒。命左右曳出。黜為商州司戶。知州奚嶼希普意。奏德驤怨望。坐削籍。流靈武。其

雷德驤
謗普

鼎鑄有耳

子有隣。意普害之。擊登聞鼓。訟普親信堂吏胡贊。李可度受賕。勣都詭切法。普復苾二人。帝怒。杖贊。可度而召德驤為秘書省。擢有隣秘書正字。普恩益替。普嘗設大瓦壺於視事閣中。中外表疏。意不可者。投其中。焚之。其多得謗。以此會詔參知政事。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普不自安。求罷政。遂出為河陽三城節度使。普至河陽。上表自訴曰。外

設瓦壺
焚章疏

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帝手封其表。藏諸宮中。

呂氏中曰 趙中令相太祖之功。在於收藩鎮之權。遲幽薊之伐。其再相太宗之功。在於上彗星之疏。諫北伐之書。而金櫃一書。尤宗廟社稷之大計也。然普以天下為己任。故為政專。所

以啓雷德驤父子之謗也。自是以後居正。義倫。不過方重靖介。自守之相爾。

封弟為晉王

九月。呂餘慶罷。○帝封弟光義為晉王。

兼侍中。班宰相上。帝加子德昭同平章事。以薛

居正。沈義倫。平章事。盧多遜。叅知政事。

○冬。十二月。行開寶通禮。帝命李昉。劉

禮。損益為二百卷。號通禮行之。

甲戌 七年。○凡四鎮。夏。四月。遼使耶律昌

論梁祖
暴亂

振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
艦載竹。紆居鄧反。大索也。自荆渚而下。議者以
為自古未有作浮梁渡江者。帝不聽。擢
若冰右贊善大夫。及師南下。以若冰為
鄉導。既克池州。即用為知州。十一月。若
冰請試舟於石牌口。遂移置采石。不差
尺寸。大軍濟江。若履平地。與唐師遇。輒
敗之。○冬十月。五代史成。凡百五十卷。
帝覽之。謂宰相曰。梁太祖暴亂若此。宜

其賊虐於子也。○十二月。吳越王俶奉

命圍唐常州

乙亥八年○是歲唐亡。凡三國一鎮。春三月。遼使克

沙骨慎思來結成。○夏四月。吳越王俶

克唐常州來歸。○秋七月。遣郝崇信如

遼報使也。八月。遼使耶律霸德來致方物

○曹彬圍唐江寧。屢敗唐師于城下。潤

州復降。唐主危迫。十月。乃遣其吏部尚

書徐鉉等貢方物。上表以求緩師。鉉言

論梁祖
暴亂

振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
艦載竹絙居鄧反。大索也。自荆渚而下。議者以
為自古未有作浮梁渡江者。帝不聽。擢
若冰右贊善大夫。及師南下。以若冰為
鄉導。既克池州。即用為知州。十一月。若
冰請試舟於石牌口。遂移置采石。不差
尺寸。大軍濟江。若履平地。與唐師遇。輒
敗之。○冬十月。五代史成。凡百五十卷。
帝覽之。謂宰相曰。梁太祖暴亂若此。宜

其賊虐於子也。○十二月。吳越王俶奉

命圍唐常州

乙亥八年○是歲唐亡春三月。遼使克

沙骨慎思來結成。○夏四月。吳越王俶

克唐常州來歸。○秋七月。遣郝崇信如

遼報使也八月。遼使耶律霸德來致方物

曹彬圍唐江寧。屢敗唐師于城下。潤

州復降。唐主危迫。十月。乃遣其吏部尚

書徐鉉等貢方物。上表以求緩師。鉉言

徐鉉來
緩師

于帝曰。李煜無罪。陛下兵出無名。煜以

小事大如子事父。柰何見伐。帝曰。爾謂

父子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而還。鉉在江南。

以名臣自負。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大臣亦先白帝曰。鉉博學有才辯。宜有以待之。帝笑曰。第

去。非爾所知也。踰月唐主復遣鉉乞緩

師。以全一邦之命。鉉見帝。反覆論辯不

已。帝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

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

鼾。侯。睡。熟。反。鉉惶恐而退。仍各厚賜遣還。

察孝弟
文武才

詔察民孝弟力田。奇材異行。文武可用

者。以聞。○彬圍唐日久。唐主猶不知之。

一日登城。見列柵于外。旌旗遍野。始大

懼。知為近習所蔽。先是兵柄委皇甫繼

勳。至是殺之。彬頓師城下。俟唐兵出。則

與之戰。未嘗急攻。而城中日迫。十一月。

城將陷。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

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

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

曹彬稱
疾誓不
殺

江南平

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彬即稱愈。乙未，城陷。彬整軍成列，至其宮城。唐主率臣僚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柰何？」彬笑曰：「煜素悞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治裝畢，遂與其宰相湯悅等赴汴京。彬自出師至凱旋，士眾畏服。江南賴以保全。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戶六

帝泣懼
鋒刃者

十五萬五千六十五。捷至，群臣稱賀。帝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恤之。

富氏弼曰：太祖之愛民深矣。平一方而不為喜，蓋念民無定主，當亂世則為強者所脇。及中國之盛，反以兵取之，致有橫遭鋒刃者，遂至於感泣也。推是仁心而臨天下，宜乎致太平之

速也

呂氏中曰自古平亂之主。其視降主不啻仇讎。而太祖待之極其恩禮。劉銀卮酒。飲之釋疑。李煜一門。戒無加害。故僭偽之豪。悉得保全。老死牖下。自古攻取之主。其視生民。殆若草菅。而太祖待之。曲加存撫。江南興師。不戮一人。平蜀多殺。每以為恨。故新集之衆。不啻如赤子之仰父母。仁心仁

聞。三代而下。未之聞也。

進封劉銀為彭城郡公。

丙子

九年

十月以後。太宗。凡三鎮。興春。

正月。帝御明德門。以**唐**主煜嘗奉正朔。

命勿宣露布。止令煜君臣。白衣紗帽。至

樓下待罪。帝見而釋之。賜冠帶器幣鞍

馬有差。授李煜為光祿大夫。檢校太傅。

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子姓從官。

皆錄用之。帝召徐鉉。責以不早勸煜降。

封李煜

曹彬不
伐功

鉉對曰。臣為江南大臣。國滅當死。不當
問其他。帝曰。忠臣也。又責張洎。音洎謝
洎所草召上江援兵蠟丸書示之。洎謝
曰。犬吠非其主。此其一爾。他尚多有。今
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變。帝竒之。以為
太子中允。○二月。以曹彬為樞密使。彬
歸自江南。舟中惟圖籍衣衾而已。閣門
進榜子云。奉敕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
時人嘉其不伐。初彬之總師伐唐也。帝

不與彬
使相

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並去聲。
校官兼中書令。侍中同。潘美預以為賀。
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
能成事。吾何功哉。况使相極品乎。美曰。
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獻俘。帝
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
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
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
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至是乃拜

樞密使

呂氏中曰

漢高帝善將將者以不吝爵賞故也。然當天未定而信越諸人。爵已王矣。一旦固陵之會不至。則不免裂數千里以封之。此高帝有殺諸將之心矣。曹彬平江南之功至大。然寧賜以數十萬錢而斬一使相。蓋品位已極。則他日有功。何以處之。此終太祖之世而無叛將也。

賜劍履上殿

○吳越王俶來朝

俶聞唐亡而懼。乃與妻孫氏。子惟濟。孫承

祐。來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賞賚甚厚。三月。賜俶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命與晉王叙昆弟之禮。封孫氏為王妃。留兩月而遣還。辭歸。帝賜

以黃袱封識音志也甚固。戒曰。途中宜密

觀。及啓之。則皆群臣乞留俶章疏也。俶

益感懼。既歸。每視事。一日。命徙坐於東

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

違顏咫尺。俶豈敢寧居乎。每脩貢。必列

於庭。焚香而後遣之。○三月。帝以子德

錢王焚香脩貢

幸西京
郊祀

欲都長
安

芳為貴州團練使帝少子也○帝如西京。遂拜安陵宣祖陵也祭天地于南郊。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復觀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帝欲留都洛陽。群臣咸諫。帝弗從。晉王光義言其非便。帝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晉王叩頭切諫。帝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晉王又諫曰。在德不在險。帝不

唐守將
胡則死
之

答晉王出。帝顧左右曰。晉王之言固善。今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殫音也。丹。盡。四月。還東京。○曹翰屠江州。殺唐守將胡則。唐州郡皆降。獨江州指揮使胡則。殺刺史謝彥實。彥實集衆謀納款。下曰。吾屬世受李氏恩。安負之。刺史不忠。欲背國。爾曹能從我乎。衆皆聽命。乃與同列宋德明等攻彥實。彥實逃。箬雷中。執而殺之。集衆為唐固守。曹翰圍之。城陷。翰執之。數其罪命之。罪。對曰。犬吠非其主。公何怪也。翰殺之。

因縱兵悉取貲財。而盡屠其民。彬之子孫貴盛累世。翰沒未久。子孫有乞丐者。○秋八月。命党進潘美楊光美牛思進米文義率兵分五道以攻太原。又遣郭進郝崇信王政忠閻彥進齊超孫晏宣安守忠齊延琛穆彥璋等攻忻代汾沁遼石等州。諸將所向克捷。進敗漢兵於太原城。**北漢**主急求救于**遼**。遼主遣其相耶律沙救之。○冬十月。帝有疾。王子

攻太原

太祖崩

召其弟晉王光義入侍。是夕帝崩。先是帝不豫。王子夜大雪。帝召晉王光義延入大寢。屬以後事。宦官宮妾悉屏音迸必正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勣音擢。築也。春也。刺也。又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為之。俄而帝崩。時漏下四鼓矣。宋后見晉王愕然。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託于官家。晉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

帝性孝
友節儉

也。帝性仁孝。豁達質任。自然不事矯飾。官中葦簾。緣用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即位之初。頗好去聲微行。或諫其輕出。帝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也。我若應為天下主。誰能圖之。不應為天下主。雖深居閉門。何益。既而微行愈數。有諫者。輒語御音之曰。有天命者。任自

不容苛
虐

洞開殿
門

為之。不汝禁也。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爾謂為天子容易邪。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嘗宴近臣紫雲樓下。因論及民事。謂宰相曰。愚下之民。雖不分菽麥。藩侯不為撫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之。京城新官成。御正殿坐。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矣。又嘗謂宰相薛居正等

防非窒
慾

哀矜無
辜

曰古之為君鮮能正心自致無過之地
朕嘗夙夜畏懼防非窒慾庶幾以德化
人之義如唐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失
曾不愧恥豈若不為之而使下無間言
哉又謂宰相曰朕觀為臣者比多不能
有終豈忠孝薄而無以享厚福邪尤注
意刑辟哀矜無辜嘗讀二典嘆曰堯舜
之時四凶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
耶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

灰艾分
痛

善於任
使

者多得貸死惟賊吏棄市則未嘗容貸
也晉王嘗病亟音急親往視之自為灼艾
晉王覺痛帝亦取艾自灸以分其痛每
對近臣言晉王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
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善於任使即
位之初交廣劔南太原荆湖江表遼夏
皆敵國也因注意謀帥命李漢超屯關
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
忠守易州何繼均領棣州郭進控西山

赤戀以馭
群下

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
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
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
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其族屬在汴
京者。撫之甚厚。郡中筦與管同權音角之利。
悉以與之。恣其貿易。免其所過征稅。許
其召募亡命。以為爪牙。凡軍中事。皆得
便宜。每入朝。必召對命坐。厚為錫賚。以
遣之。由是邊臣富資。能養死士。使為間

諜。洞知敵情。及其入寇。設伏掩擊。多致
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以至平蜀。
楚拓越吳。所向遂志。蓋能推赤心以馭
群下之所致也。元年。有州百一十一。縣
六百三十八。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
十三。末年。有府州二百九十七。縣一千
八十六。戶三百九萬五百四云。

新安胡氏一桂曰帝即位之初。長慮

却顧。深思天下。自唐末以來。生民塗

炭已知所以為處藩鎮。收兵權之道。以胥居潤權知鎮州。此以知州易方鎮也。既命文臣知州。又各置通判以貳之。所以分節度使之權也。又命朝臣彊幹者出為知縣。所以革藩鎮驕縱之弊也。又擇諸道驍勇兵入補禁衛。所以收方鎮之兵也。又以從容杯酒之間。解石守信。王審琦等兵權於先。復以後苑之宴。罷王彥超等五人。

節鎮於後。於是藩鎮宿衛不可除之痼疾。一朝而解矣。其於削平僭亂也。親征李筠而澤潞平。親征李重進而淮南定。於是平荆南。平湖南。平蜀。平南漢。平江南。王師所至。勢如破竹。考其命將遣帥之辭。不過曰。諸將毋得侵暴。曰。吾當救此一方之民。曰。切勿暴掠生民。暨捷書來奏。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害。思布聲教以撫安之。攻

欲復石
地 晉所棄

城之際。必有橫霍鋒刃者。實可哀也。
大哉王言。一哉王心。真天地父母之
為量者矣。豈區區土宇版章之歸而
已哉。當時惟河東未平。吳越久已奉
正朔來朝矣。西北二方。西夏契丹慮之甚
遠。積貯金帛。期滿五十萬。與契丹贖
幽燕地。否則決戰。期以綰二百萬足。
可易敵人首十萬。心未嘗一日忘中
國故地也。假以十年。河東不日平。石

晉棄地亦可復。若夫收靈夏。特餘事
耳。江南甫平。逾年而帝已晏駕。惜哉。
其重儒術也。數幸國子監。親贊孔顏。
謂須用讀書人為宰相。而武臣亦欲
令讀書。其取士也。復拔萃之科。嚴覆
試之法。其制兵也。置剩員以處退兵。
親臨講武殿。以閱習。其理財也。置封
樁庫。樁。朱江反。收市舶利。禁羨餘之獻。其
愛民也。臨御之初。遣使諸州賑貸。分

詣城南。賜饑民粥。曹州饑。運京師米以賑之。其勸農桑也。詔長吏勸課。其卹刑獄也。定大辟覆奏之法。以暑氣命諸州獄吏灑掃洗滌。至於抑奢侈。廢媚川郡。碎七寶器。戒公主勿飾繡翠。嘗出麻縷布裳。賜左右曰。此我舊所服用也。即此而觀。君人之道。真偉然矣。究其所以然者。豈無所本哉。帝嘗聞道理最大一言。既足以為植國

正心脩身之學

帝與堯舜之心合

之根本。而其正心脩身之學。實有非人所能企及者。至於洞開諸門。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又曰。朕夙夜畏懼。防非窒慾。庶幾以德化人之義。朱文公稱太祖。不為言語文字之學。而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直與堯舜之心合。誠哉是言矣。他如事周太后如母。與少帝殂。為舉哀。輟朝。保全功臣。俾皆老死牖下。其忠厚之至。有

可言者矣。至於遵母后遺教。寧不以天下私其子。竟以授其弟。孝友之道。又何以加於此哉。至於一兵一財。皆朝廷自制之。故其始也。雖足以戢姦雄之變。而其後也。亦漸無以禦外敵之驕。雖太祖以武功定天下。而國初文事已即開端。武略已微不競矣。雖理勢之固然。然仁厚一脈。肇三百年之久。夫豈易能哉。吁。帝吾無間然矣。

甲寅。晉王光義即位。改名炁。

古迴反。光也。迴。戶茗。

反號宋后為開寶皇后。遷之西宮。大赦天下。令緣邊禁戢戍卒。毋得侵撓外境。群臣有所論列。並許實封表疏以聞。必須面奏者。閣門即時引對。風化之本。孝弟為先。或不順父兄。異居別籍者。御史臺及所在糾察之。先皇帝創業垂二十二年。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紀律已定。物有其常。謹當遵承。不敢踰越。咨爾臣庶。宜

體朕心

龜鑑曰 孟子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我太祖以金戈鐵馬。間關以有天下。不付之子而授之弟者。是不以天下自私。而欲為天下得人之仁也。元城先生曰。太祖用心。堯舜之心也。舜之叶堯。禹之承舜。而太宗獨無是心乎。

以弟廷美為開封尹。封齊王。

廷美。即兄光美也。

子德昭為永興軍節度使。兼侍中。封武

功郡王。德芳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

章事。興元尹。以盧多遜平章事。楚昭

輔為樞密使。進封李煜隴西郡公。劉

鋹衛國公。十一月。封高麗王。佺為高

麗國王。遣馮正如遼告哀。翰林學

士李昉。上大行皇帝謚曰。英武聖文神

德皇帝。廟號太祖。十二月。帝御崇元

殿受朝。樂縣與懸同而不作。大赦。改元太

未踰年
改元

平興國○始令諸道轉運使察舉部內

官吏○遼使郎官王六蕭古只來弔賀

王六弔慰也蕭古只賀即位也○以樞密直學士賈琰

為三司副使三司置副使自此始○是

歲高麗國人金行成始入學於國子監

高麗來人入學

資治通鑑節要續編卷之一



